

张晓风六十年以来散文精选

人生的什么

和什么

张晓风
著





人生的什么
和什么

张晓风
著

人生的什么和什么

张晓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的什么和什么 / 张晓风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7

ISBN 978-7-5596-2972-2

I. ①人…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8569 号

本書由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權出版

责任编辑 杨芳云
特约编辑 郭梅
产品经理 高野
封面设计 蜀黍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
印刷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
字数 170 千字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9 印张
版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5596-2972-2
定价 52.00 元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793 3435 (010) 64258472-800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录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每个清晨都该恢复为一个『初人』，
每一刻，都要维护住那一片『初心』。



第一乐章 一片初心

初心	2
初雪	8
错误	14
炎凉	20
描容	23
他曾经幼小	31
母亲的羽衣	33
只因为年轻啊	39
人生的什么和什么	51

对『人』的定义？

对『爱』的定义？

对『生活』的定义？



爱情篇	56
娇女篇	61
衣履篇	70
饮啄篇	82
咏物篇	93
林木篇	100
矛盾篇（之一）	107
矛盾篇（之二）	111
矛盾篇（之三）	117

第二乐章

两二矛盾

这世上没有什么不是一生一世的，

要做英雄，要做学者，要做诗人，要做情人，

所要付出的代价不多不少，

只是一生一世，只是生死以之。

第三章

几个答案

一句好话	126
也是水湄	133
不朽的失眠	137
立志把自己惯坏	141
买橘子的两种方法	144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147
有求不应和未求已应	152
卓文君和她的一文铜钱	158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162

我有我的逊顺祥和，

也有我的叛逆凶戾，

我在我无限的求真求美的梦里，

也在我脆弱不堪一击的人性里。

第四乐章

我会念咒

我在	174
我有	181
我喜欢	186
我的药呢	195
我会念咒	197
我的幽光实验	201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212
我家独制的太阳水	215
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218

渐渐地，

就有了一种执意地想要守住什么的神气，

半是凶霸，半是温柔，

却不肯退让，不肯商量，

要把生活里细细琐琐的东西一一护好。



第五乐章

种种可爱

种种可爱	224
种种有情	234
一握头发	243
春之怀古	245
细细的潮音	247
酿酒的理由	254
第一个月盈之夜	259
自作主张的水仙花	267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271



第一乐章

一片初心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

因为书是新的，我翻开来的时候也就特别慎重。书本上的第一页第一行是这样的：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始也。

那一年，我十七岁，望着《尔雅》这部书的第一句话而愕然。这书真奇怪啊！把“初”和一堆“初的同义词”并列卷首，仿佛立意要用这一长串“起始”之类的字来作整本书的起始。

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起始和基调吧？我有点敬畏起来了。

想起另一部书，《圣经》，也是这样开头的：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真是简明又壮阔的大笔，无一语修饰形容，却是元气淋漓，如洪钟之声，震耳贯心，令人读着读着竟有坐不住的感受，所谓壮志陡生，有天下之志，就是这种心情吧！寥寥数字，天工已竟，令人想见日之初升，海之初浪，高山始突，峡谷乍降以及大地寂然等待小草涌腾出土的刹那！

而那一年，我十七岁，刚入中文系，刚买了这本古代第一部字典《尔雅》，立刻就被第一页第一行迷住了，我有点喜欢起文字学来了。真好，中国人最初的一本字典（想来也是世人的第一本字典），它的第一个字就是“初”。

“初，裁衣之始也。”文字学的书上如此解释。

我又大为惊动，我当时已略有训练，知道每一个中国文字背后都有一幅图画，但这“初”字背后不止一幅画，而是长长的一幅卷轴。想来这是当年造字之人初造“初”字的时候，煞费苦心之余的神来之笔。“初”这件事无形可绘，无状可求，如何才能追踪描摹？

他想起了某个女子的动作，也许是母亲，也许是妻子，那样慎重地先从纺织机上把布取下来，整整齐齐的一匹布，她手握剪刀，当窗而立，她屏息凝神，考虑从哪里下刀，阳光把她微微毛乱的鬓发渲染成一轮光圈。她用神秘而多变的眼光打量着那

整匹布，仿佛在主持一项典礼，其实她努力要决定的只不过是究竟该先做一件孩子的小衫好呢？还是先裁自己的一幅裙布？一匹布，一如渐渐沉黑的黄昏，有一整夜的美梦可以预期——当然，也有可能是噩梦，但因为有可能成为噩梦，美梦就更值得去渴望——而在她想来想去的当际，窗外陆陆续续流溢而过的是初春的阳光，是一批一批的风，是雏鸟拿捏不稳的初鸣，是天空上一匹复一匹不知从哪一架纺织机里卷出的浮云……

那女子终于下定决心，一刀剪下去，脸上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然。

“初”字，就是这样来的。

人生一世，亦如一匹辛苦织成的布，一刀下去，一切就都裁就了。

整个宇宙的成灭，也可视为一次女子的裁衣啊！我爱上“初”这个字，并且提醒自己每个清晨都该恢复为一个“初人”，每一刻，都要维护住那一片“初心”。

初发芙蓉

《颜延之传》里这样说：

延之尝问鲍照已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

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绩满眼。”

六朝人说的芙蓉便是荷花，鲍照用“初发芙蓉”比谢灵运，实在令人羡慕，其实“像荷花”不足为奇，能像“初发芙蓉”才令人神思飞驰。灵运一生独此四字，也就够了。

后来的文学批评也爱沿用这字眼，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论晚唐韦庄的词便说：

端已词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见风度。

中国人没有什么“诗之批评”或“词之批评”，只有“诗话”“词话”，而词话好到如此，其本身已凝聚饱满，且华丽如一则小令。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

《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说到王恭和王忱原是好友，以后却因政治上的芥蒂而分手。只是每次遇见良辰美景，王恭总会想到王忱。面临山石流泉，王忱便恢复为王忱，是一

个精彩的人，是一个可以共享无限清机的老友。

有一次，春日绝早，王恭独自漫步到幽极胜极之处，书上记载说：

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

那被人爱悦，被人誉为“濯濯如春月柳”的王恭忽然怅怅然冒出一句：“王大故自濯濯。”语气里半是生气半是爱惜，翻成白话就是：“唉，王大那家伙真没话说——实在是出众！”

不知道为什么，作者在描写这段微妙的人际关系时，把周围环境也一起写进去了。而使我读来怦然心动的也正是那段“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的附带描述。也许不是什么惊心动魄的大景观，只是一个序幕初启的清晨，只是清晨初初映着阳光闪烁的露水，只是露水装点下的桐树初初抽了芽，遂使得人也变得纯洁灵明起来，甚至强烈地怀想那个有过嫌隙的朋友。

李清照大约也被这光景迷住了，所以她的《念奴娇》里竟把“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的句子全搬过去了。一颗露珠，从六朝闪到北宋，一叶新桐，在安静的扉页里晶薄透亮。

我愿我的朋友也在生命中最美好的片刻想起我来，在一切天清地廓之时，在叶嫩花初之际，在霜之始凝，夜之始静，果之初熟，茶之方馨，在船之启碇，鸟之回翼，在婴儿第一

次微笑的刹那，想及我。

如果想及我的那人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如果我有敌人的话），那也好——不，也许更好，嫌隙虽深，对方却仍会想及我，必然因为我极为精彩的缘故。当然，也因为一片初生的桐叶是那么好，好得足以让人有气度去欣赏仇敌。